



撒叶儿嗬

清江土家跳丧

Qingjiang tujia tiaosang

白晓萍 著

sa ye He
撒叶儿嗬

清江江清跳丧

Qingjiang tujia tiaosang

白晓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叶儿嘞：清江土家跳丧 / 白晓萍著

—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8

ISBN 7-5394-1879-6

I. 撒…

II. 白…

III. 土家族—葬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湖北省

IV. K8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813 号

撒叶儿嘞：清江土家跳丧 © 白晓萍著

出版发行：湖北美术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 268 号

电 话：(027)87679520 87679521 87679522

传 真：(027)87679523

邮政编码：430070

H t t p: //www.hbapress.com.cn

E-m a i l: fxg@hbapress.com.cn

制 版：武汉精美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7-5394-1879-6/K·73

定 价：150.00 元

白晓萍，1958年生，湖北巴东人，土家族。
现为湖北宜昌市群众艺术馆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清江土家民族文化艺术研究。

策 划：
中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责任编辑：冯芳华
书籍设计：敖 露
技术编辑：祝俊超

简介

“撒叶儿嗬”，汉称跳丧，是湖北清江流域中游地区土家的一种祭祀歌舞。

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丧俗，独特到不明究竟的人乍一见到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四山五岭的乡亲们相聚一起，在孝家的堂屋里，在不大明亮的灯光下，在亡人的灵柩前，男人们载歌载舞，女人们穿戴着红红绿绿的鲜亮服饰围观助兴，通宵达旦。它真正地做到了喜事当做喜事来办，而且有绝妙的歌腔舞态。

“撒叶儿嗬”不仅是一种精彩的歌舞，一种艺术化的风俗或者风俗性的艺术，同时还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蕴涵着深邃的哲学意义。它的声腔歌调是一种古老的特性三声腔，这种歌腔在其他歌种中，除兴山一带的某些民歌外，已成绝响，却在跳丧时原汤原本地保存了下来；它的舞蹈动作的顺、曲、颤态势，表现出藏缅语族舞蹈的特点，而其6/8拍子带切分音的节奏律动，在藏、羌族舞蹈特性之外，又有土家的民族特性，颇具独到之处；它的五句子歌是古今所罕见的文学体裁，这一样式今存清江流域和三峡地带，而尤以清江为最妙；它的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溯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它的源头可以从《巴渝舞》和武王伐纣时的巴人军阵舞中找到关联；它的豁达通脱的生命观念直融《庄子》，非同等闲。总之，“撒叶儿嗬”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为清江土家所独有，是中国稀有而珍贵、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ISBN 7-5394-1879-6



ISBN 7-5394-1879-6/K·73

目 录

序 1

缘 起 3

第一章 从“老人哒”到“送亮去”——清江十家丧俗综览 17

第二章 孝子也上场跳起了“撒叶儿嗬”——巴东杨柳池跳丧实录 31

第三章 “歌飞舞动遍山寨”——巴东野二关跳丧实录之一 51

第四章 “打得来丧鼓的吃泥鳅，打不来丧鼓的啃骨头”——巴东野三关跳丧实录之二 93

第五章 “打丧鼓是陪死人玩”——巴东野二关跳丧实录之三 122

第六章 “在我们资丘，女人也可以跳丧”——长阳资丘跳丧实录 137

第十章 “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跳一夜丧鼓送人情”——五峰跳丧实录 173

第八章 寿星兼“亡人”手舞足蹈地上场——为活人跳丧实录 225

感 悟 249

后 记 297

序

张正明

20多年以前，初次听友人说清江土家的撒叶儿嗬——跳丧，我顿觉心灵似有震颤之感。此后陆续读到一些关于跳丧的报道，虽仍像雾里看花，但已不禁为之神往了。

1998年深秋，在中国民族史学会的巴楚文化研讨会上，我见到一篇论文，其中写到为年逾花甲的“寿星”跳丧，读后深为诧异。本来，音乐和舞蹈都是容易超越民族界限的，可是，我竟不知跳丧的音乐和舞蹈何以能使土家山民如痴如醉，乃至仍然健在的老人一过八旬，就想在有生之年领略一下为自己跳丧的乐趣了。此中必有某种观念，在清江土家看来也许已是常识或者公理，在外人看来却可能还是奥义妙旨。我曾向那篇论文的作者白晓萍老师请教，她说她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一时还不能为我解疑释惑。

2000年初冬，白老师对我说，她要利用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土家山村去，研究跳丧，要我帮她出些主意。她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倒不是因为我对她的能力有怀疑，而只是因为近十余年来乐意做艰苦的田野工作的学人好像越来越少了。白老师说得很郑重、很恳切，显然其意已决。先是，我已知悉，白老师对音乐和舞蹈都不是外行，学养和文笔虽以佼佼誉之亦不为过，又是巴东籍的土家人，通晓清江土家的方言。于是，我鼓励她把这个问题承担起来。她的本职工作是群众艺术，这个研究课题可以说是选得门当户对。

我为白老师出的主意只有两个：一是做好参与观察，这要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力求达到融入土家山民的境界，还要有翔实的记录；二是增进自己的学术素养，除了读有关的史志和人类学、民族学方面必读的书之外，还要读《庄子》。其中，只有《庄子》是我特意添上的，此外都是我从前做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的体会，在做惯了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听来都是老生常谈了。

研究跳丧，学术价值诚然很高，可是操作难度也很高，因此，对于白老师能把这个课题做到什么程度，当初我是不敢逆料的，我只是希望她做好。

从此，每隔几个月我就能读到白老师寄来征询意见的文稿，每篇文稿都增强了我对她的信心。这些文稿大半是跳丧的实录，精彩纷呈。我先睹为快，得

感谢白老师。

课题的进展比我预计的快些，2004年初夏，白老师的调查报告出来了。这是一项经得起颠扑的学术成果，超过了我期待的水准。

白老师的参与观察做得真诚而刻苦，缜密而透彻。九家跳丧，十一个通宵，娓娓道来，应有尽有，莫不由尽其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还有关于青江中游风土人情的描述，以及在《缘起》中围绕跳丧所作的自叙，都便于读者了解跳丧所赋存的特殊环境和所依附的特殊传统，非闲文虚笔，能引人入胜。至于终篇的《感悟》，则显示了作者研究的功力。

如此厚实又如此精到的调查报告，确实罕见。尤其是在蹈空之风渐有滋长之势的今天，更显得难能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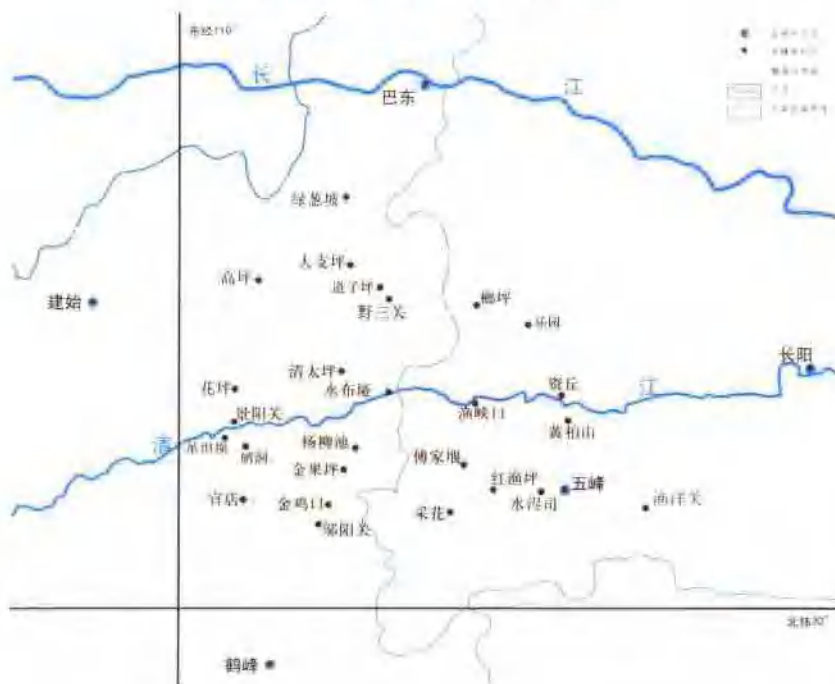
白老师嘱我作序，我作的序也无非实录而已。

缘起

“撒叶儿嗬”，汉称跳丧，是清江土家的一种丧俗。

如果你走进清江中游的土家村寨，遇有老人寿终正寝，就一定能看到“撒叶儿嗬”。那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丧俗，独特到不明究竟的人乍一见时会觉得不可思议的程度。四川五岭的乡亲们相聚一起，在孝家的堂屋里，在不太明亮的灯光下，在亡人的灵柩前，男人们载歌载舞，女人们穿戴着红红绿绿的鲜亮服饰围观助兴，通宵达旦。它真正地做到了丧事当做喜事来办，而且有绝妙的歌腔舞态。

湖北清江中游“撒叶儿嗬”分布略图



秋风亭又名镇公亭，相传为北宋寇准任巴东县令时始建。高棅《明一统志》卷一百一十五《巴东县志》：“秋风亭，在县北，一名镇公亭。寇准公在巴东任上所作。秋风亭原位于县城半山坡的凉亭上。三峡工程蓄水后，江水已涨到秋风亭脚下。”



“撒叶儿嗬”是土称，究竟为何意已无人知晓。在曾有的几个解释中，要么根据谐音，要么根据丧事的主题，将其写为“散忧祸”或“三友合”，认为是土家人死后，朋友们合在一起，为孝家驱散忧愁和灾祸。这其实是后来文人的附会之辞。“叶儿”二字在演唱中是非常清晰的两个音节，如果语速较快，全称就是“撒尔嗬”，“散忧祸”或“三友合”显然都解释不通。再者，土家跳丧最大的特点，是把丧事当做喜事办，认为老人辞世是“顺头路”，表明人的一生走到了头，是值得庆祝的，绝非忧愁和灾祸。过去只有儿孙满堂的老人死后才跳丧，现在也须有子嗣抱灵牌的亡人方可跳丧。对少年夭亡和死于非命又尚无子嗣即真正遇有灾祸的人，却恰恰不跳丧。

“撒叶儿嗬”是在丧祭歌舞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合唱和声。现在看来它更像是一个衬词，但在当初也可能是有明确语义的实词。土家是一个有自己语言的民族，酉水流域至今尚有约20万人操土家语。可是清江流域的土家已改讲汉语，不会讲土家话了。“撒叶儿嗬”应是古老的土家语词，它古老到人们已忘却了它的语义，仅在跳丧时还保留着它的语音。

跳丧有它特定的环境——天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研究跳丧必须认识它所赋存的独特环境。先前三峡地带的土家也是跳丧的，可是现在已很难见到了，这就与人文环境的变迁有关。巴东老县城信陵镇的秋风亭，相传是北宋寇准任巴东县令时始建的，它是三峡地带人文环境急剧变迁的标志。长江北面的小支流沿渡河，现在俗称神农溪，当地土家赤身裸体拉形制特殊的船只——“豌豆角”，现在已经是难得见到的三峡土家遗风了。先前清江上游和下流的土家也是跳丧的，可是现在已基本不跳了，这就与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差异都有关。清

江最闭塞的地方不是上游，不是下游，而是中游。上游自从明朝设立卫所以来，下游自从改土归流之后与沙市一带增进了经济联系以来，跳丧就越来越少了。建始的磨阳关曾经是清江中游的锁钥，北保三峡通航，南控容美土司。巴东的绿葱坡既是清江与长江的天然分水岭，又是土家聚居区与土家散居区的人文分界线。巴东老县城的马鹿口 曾经是从三峡地带经由绿葱坡通往清江流域的古道的起点。

现在跳丧的分布，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巴东县的大部分区域和鹤峰、建始两个县的小部分区域，在宜昌市有长阳、五峰两个土家族自治县的一部分区域，这些地方是连成一片的。北起巴东野三关，南至鹤峰磨阳关，西到建始磨阳关，东近五峰渔阳关，是跳丧的中心区域。

跳丧风气最盛的是巴东的后乡。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作为一种歌舞艺术的土家跳丧，被文艺界人士所关注。了解跳丧的文艺界人士说，巴东后乡的跳丧是“地道”的、“正宗”的、“原汁原味”的。

所谓“后乡”，是与“前乡”相对而言的。巴东的范围，北至大巴山东脉的神农顶，中经巫峡口跨长江，南逾清江而切入武陵山余脉。前乡与后乡以海拔为 1800 余米的绿葱坡三尖视为界。绿葱坡迤北为前乡，包括长江两岸的四个乡镇，连同县城在内。绿葱坡迤南为后乡，从北到南，有绿葱坡、大支坪、野



神农溪纤夫
不是他们放浪形骸。殊不知，刚解
地下水拉纤，硬硬的磨子会磨伤皮
肉，这才有了如今难得一见的三峡
土家遗风。

郑定荣 摄

1. 马鹿口是街名，属巴东城内第一大街，原位于老县城磨阳关中段，现因三峡工程蓄水已没人汪水中。相传北宋寇准任巴东县令时，曾有一日自马鹿口受不羁游龙三拜，以后山上的马鹿池因此巷通向长江，故得名。



巴东老县城前马鹿口。大街似的青石板路当年曾是通往施南的官道。

白明光 摄

三关、水布垭、清太坪、杨柳池、金果坪等七个乡镇。前乡与后乡的文化确实有明显的区别，前乡在三峡文化圈内，后乡在清江文化圈内。前乡土家人少，后乡土家人多。前乡兴坐丧、转丧，惟独后乡兴跳丧。

我也是巴东籍的土家人，却很晚才见到跳丧，这就和人文环境的变迁有关。我从小生长在老县城，是前乡人，又适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跳丧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横遭禁止，所以那时我无缘得见，只是听说过“撒叶儿嗬”。

儿时我跟奶奶生活在一起，奶奶是巴东谭姓土家。后乡这个概念，我最初是从奶奶口里听得的。20世纪60年代，巴东城内只有万余人。老城沿长江南岸一条独街，可以走马车，还常有骡马队驮着各种物资，沿马鹿口那天阶似的石板路，进出于后山上那条通往施南的古道。听奶奶说，那些赶骡马的人，是从后乡里来的。记得我们一群住在街旁大大小小的孩子，每每听见“得、得”的马蹄声，就会齐声数唱那首童谣：“马来哒，牛来哒，后乡里大哥回来哒……”

后乡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陌生，姑姑出嫁在野三关安家，我上小学时就曾到过那里。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初，家父被下放到野三关石马公社全心一队劳动改造，奶奶和我也曾在那儿住过。1973年冬，奶奶病故在石马公社的高山



江边的沙堆上，骡马队从后山上驮装着各种物资，沿马鹿口上山运往后乡。

郑定荣 摄

上。那是一个大雪覆盖的夜晚，生产队长和会计带着手电筒来到父亲住的土屋门口，前头凡响，算是给老乡们报了个。父亲跑去接来两个老婆婆，给奶奶净身并穿土“老衣”，然后将奶奶入殓。一切办完后，大家围坐在火塘边干柴。奶奶在时，是家里的一个主，此时她躺在棺材里，我感到父母也有些手足无措。队长张钦春对赶牛帮忙的社员们说：“田同志在我们队里没有很多的亲戚，你们都帮忙多干一会儿。”冬夜漫长，天寒地冻，或许是觉得干坐着冷清，有人讲起了从前爱跳“撒叶儿嗬”时的情形，认为人死了“还是要跳撒叶儿嗬才好，凉快”，说“其实这是祖祖世世代代都兴的，不应该算‘四旧’。”有人还议论说：“就是我们石马官得严，别的地方胆子大的还是敢跳，有的人严和队长关系好，人家不报告，还不是睡个眼、闭个眼。”队长听后说：“你们这些人的脑筋，就是顽固不化，上面说是‘四旧’，那就是‘四旧’。石马官社是县里的点，又不比别处。若是谁跳，我还不晓得给区老人家热热热闹闹呀。”父亲苦头说：“还是不要违背规定。”队长平时对父亲很好，我想他的话不会有错。转天干夜的多亲们说起跳“撒叶儿嗬”，都认为有意思。我当时是学校里的红卫兵，一方面觉得他们思想落后，可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聊天的天离开。他们只是议论了一番，毕竟讲起来有点眉飞色舞，还是没人敢跳。在当时的特定环境里，奶奶最终没有享受到“撒叶儿嗬”。

奶奶去世不久，父亲即平反回城。我于1975年在巴东一中高中毕业后，去长江以北的兴山县高桥镇公社队落户，不久被招入县文工团，后又调入宜昌市歌舞剧团，从此很少再有机会去巴东故乡。在文工团里，虽然天天唱歌、跳舞，但那针对民间的歌舞艺术并不重视也并不了解。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宜昌各地的文化部门抽调人力，进行民间音乐舞蹈的搜集整理工作。我听宜昌市群众艺术馆整理民间舞蹈的专家谭燕华老师和湖北省歌舞剧院的舞蹈专家杨凤仙老师讲，我省民族民间舞蹈最精彩、最有魅力、最受人震撼的是土家鼓舞。杨老师还讲到她们到巴东野三关等地调查跳舞的情况，这使我回想起当年在巴东对“撒叶儿嗬”的一些记忆。现在这些搞舞蹈的老师说起跳“撒叶儿嗬”，都生风仙的。每当她们问起我这个巴东的土家人时，我都什么也搞不清，算是身在深山不识宝，感到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因此非常想有机会看一看跳鼓。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宜昌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三峡纵横》中，我曾看到



传统风车在公路上的风车桥边。它位于通在巴东野三关及宜昌合兴的公路——朱家湾村。



巴东野三关镇山里的风车桥。

刘三英 摄

巴东绿葱坡既是清江与长江三峡的
天然分水岭，又是土家聚居区与土
家散居区的人文分界线。

郑定荣 摄





2002年12月作者与母亲在高
山雪地里

王东生 摄



一两个跳舞的镜头，为此专门找到宜昌市委宣传部的刘家佳老师，向他借得摄影组拍摄的资料，看到了长阳跳丧的录像。后来我凡有工作之便到长阳，少不得要就跳丧向文化馆的民间舞蹈研究专家覃发池老师学上两招，但仍然没有机会亲历实实在在的跳丧。

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跳丧，已到了1998年的盛夏。

那年7月，我因写作“文化人系列专访”，来到长阳县城龙井坪镇。被采访的文化人中，有一位是来自资丘文化站的站长田玉成。此前我曾多次拜托过玉成，请他在遇有跳丧的机会时，就通知我一下。然而因故总是时不凑巧，没能如愿。那天下午采访完玉成，我回到清江招待所，晚上8点多钟，玉成不知从哪儿得到信，跑来对我说：“你不是想看跳丧吗？今天城关就有跳丧的，你有没有兴趣去看？”这当然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赶紧问他有什么需要履行的礼节。玉成是个行家，他说：“你什么都不用管，跟着我走就行啦。白事都讲‘载’起来的（按，指主动上门去，孝家不用接或请，总是欢迎和感谢客人上门的），你人到啦就是礼节。”

我们来到一个小巷子口，玉成掏钱在小卖铺买了两封鞭炮。当我们沿巷子爬过一些石板阶梯时，已听见孝家屋里传出男人们唱歌时的高腔。

站在孝家小院里，玉成点燃鞭炮放了起来。仁人是位田姓的长者，男性，土家族。透过缭绕的烟雾，我看到灵堂里有四个男人在跳舞。无甚，他们都是赤膊上阵。隔着门框，听见屋里有女人的哭声。不一会儿，孝女被人扶着，带着孝，来向我们下跪叩头致谢。

我没想到跳丧的男子竟然是来自家乡巴东的人。这一批巴东后乡的农民，

